

集市中心空间位移与集市社区发展 ——以广西府城镇为例

李远行 韦杏霖 王如敏

[摘要] 集市社区是城乡连续统中的过渡性和中介性的社区,是联结城乡社区的节点。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功能。集市社区的基本功能包括经济功能、政治与行政功能、社会文化功能等。集市社区中心空间位移是对市场化和集市社区发展的回应。本文通过对广西府城镇新、旧集市经济、行政和社会文化等社区功能的描述,阐释集市中心空间位移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当下流行的城镇化理论进行反思。

[关键词] 集市社区; 空间位移; 城乡连续统; 城镇化

一、研究缘起

集市社区,也叫“集镇”社区,是兼具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某些成分与特征的社区类型,是农村和城市相互影响的一个中介环节。集市,在英语中一般指 town,指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并聚集一定规模的工商业活动的聚落。我国自春秋时起,集市即已具有相当规模。秦汉以来,集市日益繁荣,至东晋南朝时,已经普遍存在。集市的发展带动了城镇的发展,在位置适中、交通便利、规模较大的集市所在地,先是有为了方便交易者的食宿开设的饭店客栈等,随后又有工商业者前来定居经营,集市所在地便逐渐成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多种经济社会活动内容的聚落——集市社区,有些集市进一步演化为城市。

在传统社会中,集市作为满足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村落社区的物品交换平台和社会场所发挥着重要的经济社会功能。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散布着大量的定期集市。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兴起,集市被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成为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集市有衰有荣,但是集市在我国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长期存在,尤其是作为社区形式的集市。

对集市的研究见诸于众多中外文献。国内关于集市的社会学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小城镇理论。小城镇理论的着眼点虽然是乡村工业化,所谓“离土不离乡”即是其通俗的表达,但是小城镇理论的宗旨却是建构新型城乡关系。“小城镇研究,实际上是探索城市、集镇、农村浑然一体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网络。”^{[1]69}费孝通先生将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作为小城镇研究的引子,目的是通过乡镇企业对城市社会经济改革意义的探讨,导入城乡价值体系关系的主题,并在对小城镇社区本身的分析中加以深化,体现了其一贯的社区研究传统——视城乡为一连续统。费老的小城镇理论被后来的城镇化理论研究者严重误读,将其转换成小城镇“建设”理论,并进一步简化为“农民进城问题”,在城乡二元预设的框架中讨论城乡关系,沾染了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

[收稿日期] 2014-03-02

[基金项目] 本文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批准号:NCET-10-0001)。

[作者简介] 李远行,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081;

韦杏霖,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如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外相关研究,早期有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2]。中心地(Central Place)是指为向居住在它周边区域(尤指村落社区)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的地方。中心地主要提供贸易、金融、手工业、行政、文化和精神服务。中心地依据交通成本和商品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形成六边形网络结构。中心地理论主要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探讨在农村市场服务中心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乡聚落体系的特征。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对后来的集市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密斯(Smith)将中心地理论运用于研究危地马拉高地的集市。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史密斯将危地马拉高地的集市分布归类为典型的中心地模型,基层集市围绕上一级的中心市场联系紧密,而基层集市之间、中心市场之间则缺乏联系。与克里斯塔勒不同的是,史密斯还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将危地马拉中心集市描述为行政管理中心^[3]。将中心地理论引入中国集市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汉学家施坚雅(Skinner)。施坚雅通过对中国成都平原市场共同体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基层集市、中层市场、中心城镇是一个层级性的整体,基层集市围绕中层市场、中层市场围绕中心城镇按照等六边形结构排列^[4]³⁶。施坚雅已经开始从社区(共同体)的层面看待中国集市,基层集市集经济、行政、文化和社会功能于一体,构成独特的集市社区类型。不过,施坚雅认为,随着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市场体系的发育,尤其是现代交通方式和通讯信息条件的大幅改善,基层集市社区的衰落是必然的趋势。

上述研究对于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集市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中心地理论的理论偏好是城市中心主义,其经验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实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历史悠久的社区生活传统的国家,集市不仅是物(商)品交换的平台,还是一个地方性社会生活场所,乃至承载生活意义的母体。

集市社区与村落社区和城市社区构成中国社区的三个主要类型。集市作为社区类型体现了社区的本质特征。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我们可以从地理要素(区域)、政治要素(统治、依附与保护)、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文化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内、具有一定内生规范并相互依存的人群的基本结构单元^[5]。最典型的形式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集市社区除了反映社区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集市社区更注重业缘关系。集市是工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虽然在村落社区里也存在一些手工业生产和产品交换行为,但是集市在生产 and 交换行为上更专业,分工更明确。所以,业缘关系要大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其次,集市社区人口异质性较强。由于集市社区集聚了较大规模的人口,既有常住商户,又有走南闯北的摊贩,另外还有周边村落兼业农民非固定进出,所以人口流动性大,社区边界相对开放。

再次,集市社区中心空间相对封闭。集市社区的核心空间是交易场所,交易场所一般由固定摊位占据。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社区的中心空间往往具有排他性,不会轻易向新来者开放。

集市社区的自身特点反映了一定历史境遇下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区行动方式。在社会关系方面,传统集市社区注重业缘关系,人际交往规则以契约为主;在社会结构方面,传统集市社区阶层性明显,雇主与伙计、学徒角色定位明确;在社区行动方面,传统集市社区权力较为分散,集体行动仅限于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发生。

传统集市社区与今天的城镇化本无直接关联,城镇化并非必然是集市社区发展追求的目标。但是,在传统集市社区向现代集市社区变迁过程中,尤其是遭遇城镇化时,集市中心空间几乎都被重构一次乃至数次。空间重构引发集市社区功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对社区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以广西府城镇集市为个案,以该集市社区在市场化过程中发生的集市中心空间位移为切入点,考察集市社区功能的变化和社区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反思当下滥觞的城镇化理论及其实践后果。

二、府城镇集市社区空间布局与中心位移

广西府城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镇,古称“思恩府”。自明朝嘉靖年间,府衙从乔利迁移到府城镇,至今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府城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下辖的武鸣县境北部,是古代武缘郡(今武鸣县)县府所在地。20世纪初,县府迁至城厢镇,府城镇成为镇政府所在地,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古城墙的拆除,府城镇由城镇社区转化为集市社区。府城镇在古城墙拆除之前范围不大,仅限于现今府城镇的府城粮食所、府城高中一带,修筑的城墙,周长1 040米、高7米、厚4米,墙上垛口686个,开3个城门,命名为“鸣凤门”“思正门”“悦化门”。旧集市位于思恩府操练军队的教场,也就是说旧集市并不在古城墙内。

府城镇集市的集期是三天一期。我国古代市场的集期是按照农历的算法制定的,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提到几种集期算法,例如以阴历旬或十二进位为基础,但是现在的集期不再按照农历计算,府城镇的集期是政府明确规定的,集期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变化:从集市形成之初的三天一期,到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七天一期,1980年代中后期,缩短到五天一期,2000年后又恢复到最初的三天一期。

从集市社区空间上看,我们可以借用凯文·林奇概括的构成社区公共空间五要素说——即道路、边缘、区域、节点和标志^{[6]124-156}——进行分析。以此来考查府城镇集市社区,我们发现其集市空间形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标志:是识别一个集市社区的先决要素。如林立于街头巷尾的酒家旗幡、街边店铺当铺招牌、各式商品广告招贴等是常见的标志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规模较大的集市,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区政府或公社所在地,由供销合作社转化而来的综合百货商场是集市社区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但是,在府城镇,圩亭才是集市中最有代表性的标志。圩亭一般是上面有顶,四周立柱,面积在150平方米至500平方米不等的半封闭建筑。商家既可以在圩亭内部空间摆摊,也可利用立柱形成的半封闭空间向外布置摊点。

②区域与边缘:交易市场无疑是集市社区中最为明显的区域,它固定在某一区域,按交易物种类分布。在府城镇,由圩亭为中心对区域加以分割形成不同空间。边缘则由住户商铺围合,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

③道路与节点:旧集市社区一般由街一巷构成,其空间布局往往是围绕社区中心的十字街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展。新集市社区空间布局则是功能化的,交易市场一般不在社区中心地带,往往位于社区某一隅。通往市场的道路四通八达,以方便周边人群进出。圩亭处于进出道路的交集处,构成集市空间节点,增强了空间的可识别性。

④领域感:领域性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环境的排外性控制。一方面实现了对于某一环境空间的占据,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向心性和凝聚力。府城镇集市社区旧集市位于思恩府操练军队的教场,空间相对固化,商户大多由坐商构成,而坐商通常又是当地居民,因而在居民中形成了极强的心理领域感。在仅仅满足于简单生活必需品交换的传统市场,这种领域感有助于维护集市贸易规则和存量发展。但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领域感限制了市场的扩张,新集市重起炉灶是现代市场规则作用下增量发展的必然结果。

⑤场所精神:场所必须有其内在的精神特质即场所精神。它比场所的有形实体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内涵,因为它直接指向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场所精神是该场所具有归属感的真正原因。集市社区是典型的场所,集市空间形塑了社区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习俗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空间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因应着商贸关系的维系,分享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承袭着共同的生活模式与风俗习惯,因而形成具有特定心理行为、价值取向的地方性社会。

府城镇集市中心空间发生位移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直接原因是集市所在地居民出

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目的,不愿意让周边乡村的居民到集市上与他们竞争。最初在旧集市上做生意的几乎都是府城村(同时也是现今府城镇政府所在地)的居民,摊点基本上已被占分,所剩空间有限。近几年周边乡村的居民逐渐到镇上销售自家的农作物,例如枇杷果,数量不大,自家吃不完有剩余的时候,就拿到集市上销售。因为到集市上赶集的人数总量并没有太大变化,而更多的商品就意味着商户平均能销售出去的商品更少,因而在旧集市做生意的本地居民不愿意将空余的地方让给周围农村的居民,外来者只好开拓新的空间进行市场交易,形成新集市。随着更多的商户和商品向新集市的聚集,赶集的人也不断增多,新的集市也渐成规模。并且,一些旧集市的商家在新集市看到商机,也逐渐加入新集市的市場。

府城镇集市中心空间位移的另一个助力是交通的发展。2004年从河池水任到南宁高速公路建成,公路贯穿全镇18.6公里而过,并在府城镇集市所在地设有一个进出道口;府雷二级公路也于2006年国庆前建成通车,全长16公里,成为从南宁市到大明山风景旅游区最快捷的路径。同时,府城镇在境内新建和翻修了4条水泥路,从集市到周边乡村的主要公路也基本建成。交通的发展使周围乡村居民到府城集市赶集更为便利、往来更加频繁。

集市中心空间的位移还需要适合的场地。新集市所在的圩亭位于府城镇的西边,圩亭两边是居民房,原有5个圩亭,2000年将西边的第一个圩亭改建成了府城戏台。新集市比旧集市空间大得多。首先是圩亭数量,旧集市有2个圩亭,新集市有4个圩亭;其次是集市商铺的增加,新集市两边是居民房,居民直接将自己的房子改成铺面。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容纳更多的赶集的人流量,也能增加更多的商品交易和储备。

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也给集市中心空间位移创造了条件。新集市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在新集市初显规模的时候,政府对集市商户进行了宣导,让商户看到新集市的商机,进而逐渐转移到新集市进行买卖;在新集市逐渐成熟时加大对集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对圩亭里的商铺进行翻修、巩固,特别是活鸡活鸭商铺的整修。另外,政府还对圩亭商铺经营范围进行了规范,并对集市道路和生活垃圾等环境卫生进行了重点整治。

三、府城镇集市中心空间位移与社区功能

社区功能是指社区各个部分对社区整体的作用、意义或价值^{[7]13}。集市社区是农村—城市连续统中的过渡性和中介性的社区,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功能。集市社区的基本功能包括经济功能、政治与行政功能、社会文化功能^{[8]159-162}。府城镇集市社区中心空间位移是因应现代市场社会变化的结果。

(一) 经济功能

经济功能是社区最基础、最重要的功能。不管是新集市还是旧集市,它们都是主要功能。

府城镇的商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店面。店面主要是由自家房屋改成的商铺,或者是圩亭租给个体的店面。第二类是摊位,摊位主要是摆在道路两旁的商铺。摊位可以分成高摊和低摊。高摊一般是指由架子搭建起来、方便组装、拆卸的商铺,这类商铺需要在收摊之后将架子收回,第二天早上再把高摊架起来。高摊有固定的摆摊地点,并且所卖的商品大部分是从上一级商品流通环节进货而来。低摊一般较小,多是用一个蛇皮袋铺在地上,这样的低摊大多是乡民自家种的菜拿到集市上卖,或是农家手工生产的生活日用品,直接摆在地上卖,如鸡笼、扫帚、簸箕等。

府城镇的旧集市中心在镇的东边,依托府城镇唯一的一个十字路口,主要承担镇上居民的生活用品需求,兼顾周边乡村居民的生活用品需求。十字路口主要是水果高摊。十字路口的东边是综合商场,主要经营家居用品,西边是生活用品商铺,一共有9家,西边的第一个圩亭主要是熟食和生肉,第二个圩亭是活鸡活鸭市场,圩亭周围是青菜,有高摊和低摊,高摊较低摊的品种多,价格也比低摊的高一些。

新集市在镇的西边,不仅承担府城镇和周边乡村居民的生活用品,还出现了新的居民消费——通讯、家具、家电、服装、美发等。新集市西边的第一个圩亭是活鸡活鸭市场,第二个圩亭是熟食区和农家用具区,第一、二个圩亭的南边是菜摊,北边是活鱼区,第三、四个圩亭是服装区。被改成戏台的第五个圩亭前面和两边是水果摊。在生活用品方面和旧集市的供给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新集市两边的店面除了生活用品的商铺外,还有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营业厅,海尔电器专卖店,复印店,羊奶直营店,美容美发店等。

集市中心空间从旧集市向新集市的位移,伴随着专业市场的发展和集市店铺的增加,集市的经济功能已经不再仅仅充当调节居民余缺的角色,新集市提供了更多的消费类型。集市的经济功能已经演变成城市工业用品向乡村销售以及城市消费文化向乡村渗透的渠道。同时,新集市享受型消费的出现也给农业剩余劳动力带来了兼业机会:例如中国移动营业厅的员工中大部分都是府城村的人,除了当地的居民,还有周边西厢村和喜庆村的村民。

府城镇周边的23个村都是到府城镇集市赶集。一者是府城镇集市处于交通运输的中心,出行便利,如果到县城也要到府城镇转车。另者,府城镇集市是周边集市中较大的,商品服务比较齐全,因此村民乐意来此赶集。

平时在府城镇新、旧集市上的消费者是镇上的居民和周围的村民,在大的节假日,如七月十四、中秋节、春节,在外打工的人回家过节,都会在镇上的集市进行消费。不同的是商户:旧集市上的商户主要是集市社区居民,新集市上的商户一部分是集市的社区居民,一部分是周边村民。

新集市上最久的一家生活用品店面是自家开的铺面,从1988年新集市形成之初就一直开铺面,并没有因为新集市刚开始赶集的人少而转移或关门,只是在新集市形成规模的时候增加了商品的种类。

旧集市上转移的较多的是摆高摊的商户,有一小部分商户留了下来。留下的商户多是长期在旧集市上做生意的镇上居民。虽然新集市的商铺更多更齐全,但旧集市很多的商铺开了几十年,信誉度较高,周围乡村赶集的人也熟悉商铺的位置。另外,旧集市所依托的十字路口是无法替代的交通枢纽,往乔利镇、林圩镇的大巴都需要经过这里。对于一些社区居民来说,为了便利会就近购买所需用品,或者去旧市场逛逛已成习惯。当然,留下的商户也有因为在新集市上没有适合的摊位,而那些转移比较早的商户,能在新集市上拥有一个位置好的摊位。

在新集市上做生意的周边村民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了便利在镇上租房子住下,有经济能力的就在镇上买房;一部分是用车将货物运到镇上,直接在车上进行买卖,晚上再把车和剩下的货物运回。

府城镇集市同时还是城乡科学技术交流的中转站,尤其在农业技术方面。新集市中就有专门出售农作物种子、对农作物种植进行指导的种子店、农药店和农业推广站。通过提供优良农作物种子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改变。在新集市,农民在赶集时可以便利地了解新的农业科技。

(二) 政治与行政功能

行政功能是我国集市社区的基本功能之一。从古代到现代,相当部分的城镇同时也是地方的行政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成为独立的一级基层政权。1984年,国务院制定新的建制镇的标准强调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地方行政中心,二是非农人口占一定比例,即强调乡镇的行政功能和经济功能。对于集市社区来说,政府的政治与行政功能体现在传达、贯彻中央的政令和规划、管理和协调辖区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两个方面。

在传达、贯彻中央的政令方面,一般都是通过开会从镇政府传达给村干部和村民组组长,再由村干部和村民组织传达到每一户。到了集期,镇政府干部会在集市固定点贴宣传单,或给赶集的人发宣传单等流动的方式进行宣传。2000年新集市建成戏台以后,宣传活动就多了一个固定的宣传点。2013年5至8月,广西开展了“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府城镇对该活动进行了大力宣传

和积极响应。首先是政府工作人员给镇上每家每户发放宣传资料,工作人员到周围乡村进行宣传,在赶集日给赶集的村民发放宣传单,同时在戏台上进行宣讲活动,对活动的目的、活动意义、如何进行该项活动进行说明。其次是落实日常保洁队伍和专职保洁队伍。日常保洁队伍主要负责组织本组村民每月开展2次以上的大扫除(重大节假日除外)、组织筹集垃圾清运费以及收集清洁乡村活动相关方面的信息并向上级进行反馈。专职保洁队伍专门负责清运处理各村民小组垃圾池的垃圾。为了保证保洁队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府城镇政府还制定了《保洁长效机制工作方案》,配套《活动督查方案》、《村规民约》等制度。

在市场管理方面,政府有专门的市场管理小组。市场管理人员主要的职责是对集市的商铺进行规范化管理。对于固定的商铺,主要是确保商铺没有向外占用道路;对于流动的小摊,主要是确保他们没有乱摆乱放。另一个职责是在赶集时对每一个商铺收取地租。地租主要是向摆在道路两旁的公家用地上的摊位收取的。地租的收取金额近几年有所上涨,在80年代,商铺的地租是几毛钱一天,现行的行情是一块五左右,低摊会少一些。有些固定摊位是每年交一次地租,所以管理人员主要在集市向临时摊位进行收费。虽然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但是商贩之间出现矛盾多是自己解决,并且有自身的行业规则。例如相邻的两个卖水果的摊位,顾客还在别人摊位前的时候是不可以招呼的。

(三) 社会文化功能

集市对于人们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对于周围农村来说,农民的生活空间范围狭小,每到集期来集市赶集,不仅可以扩大农村居民的社会接触面,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农民的眼界和见识。施坚雅在研究成都平原上集市时曾做过统计:一个农民到50岁时,到他所在的基层市场上已经去过了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4]45}。

赶集不仅是乡村居民的交易方式,也是他们适应社交需要的聚会形式。即使没有交易方面的事,他们也会在赶集日到镇上走走看看。就娱乐活动而言,虽然有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带来的娱乐,但是毕竟没有现实中的亲身感,集市的热闹才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因此赶集也是府城镇人民的娱乐活动形式之一。

在集市上,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商品,了解周围的风俗、方言。府城镇的语言颇为繁多,府城镇集市社区(府城村)的居民说府城话,而周围的村落几乎都有自己本村的语言。为了能够在集市上进行买卖和交流,村落乡民至少都会说上几句府城话,例如询问商品的价格,讨价还价时让商贩再便宜一些。做生意的集市社区居民至少也会几种其他乡村的简单语言,同样也是为了回答商品价格,简单介绍商品属性。在买卖的往来过程中,集市社区与村落社区形成了一种交流。集市上的居民会逐渐地了解到村民过节的习惯,例如在大年初二村民要早早起床走亲戚,卖水果和卖炮竹的商家就会早早起床做生意,因此,镇上的居民商户只好在中午和下午走亲戚。府城镇作为中心镇还承担着教育中心的功能。府城镇上有两所小学、一所中学、一所高中,都是面向全府城镇招生。学生们放假时,他们有时候会随着父母、有时候是结伴到镇上赶集。在赶集的过程中,他们学习如何进行商品的交易、如何讨价还价,如何参与社会活动,通过对集市角色的学习,逐渐习得集市社区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市发挥着社会化的功能。

在赶集过程中,除了语言习俗的交流,还有文化上的感受和熏陶。自2000年府城镇集市戏台建成开始,每年大年初一或初二都会在戏台举行春节联欢晚会。参加晚会的有街道自己组织的“妈妈队”,府城中心小学、中学的学生,也有个人报名参与。晚会有专人进行负责,包括舞台布置、设备的租借、晚会的宣传、节目的监督等。在晚会举行的前一个集期,宣传海报会贴在戏台(新集市)、十字路口(旧集市)等地点。还有就是通过赶集的人们口耳相传,将晚会的信息传播出去。2013年的晚会还特别邀请了从府城镇走出去的2011年“中国达人秀”总冠军卓某到场表演。除了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府城镇私人开办的幼儿园会在学期结束前的某一个集期在戏台进行汇报演出。经过连续、多届的晚会,府城镇居民已习惯并且乐于参与其中。如此,不仅加强了居民对社区

的认同,而且增加了集市社区与周边村落社区的联络沟通。集市不仅成为满足日常交换需要、消费的空间,而且成为地方性社会文化活动场所。

府城镇新、旧集市在空间布局上的一个共同点是,市场周边都是由住户店铺围合。这些店铺大多是二到三层的楼房建筑,相互毗连,只是在进出市场的道路口才有所隔断。店铺中既有商铺,也有茶楼酒店。人们赶集时常常在逛完市场之余来此歇脚,甚至有些人赶集就是为了喝喝茶、唠唠嗑。小至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大至儿女谈婚论嫁、家事国事,都能成为话题。民间调解、举办婚礼、寿宴更是常见。因此,集市实际上承担了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培养场所精神的主要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从府城镇集市中心空间位移过程可以看出,发生空间位移是因应市场化之果。市场化对集市社区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是提供生活用品,而且要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并且在政治、社会文化功能上要有更突出的发展。府城镇旧集市之前主要提供的是居民的生活日用必需品。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市场经济尚未形成的条件下,旧集市空间的容量已经够用。随着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过渡^[9],集市空间扩张是必然现象。集市中心空间位移既是满足市场容量扩张的需求,也是旧集市排他性作用的结果。

集市中心空间位移与集市社区的发展密切相关。集市是社区的窗口,社区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居民的买进卖出、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活动,都与集市有着密切的关系。集市繁荣对于集市社区是否能够以生活共同体形式长期存续至关紧要。历史上许多集市社区就是因为集市萧条最终解体,了无痕迹。集市中心空间位移不仅扩大了集市社区功能的存量,而且兼容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集市功能的增量要求,从而延展了集市社区的功能,促进集市社区持续发展。

上述结论对于反思城镇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当下中国流行的城镇化理论的价值预设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视城市为高于乡村的区位优势;其实践目的则是基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考量。这种城镇化理论是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

在当下中国,不同语境中的城镇化概念涵义有很大差别,尤其是在学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反差很大。在学术层面,城镇化主要用来描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结构由传统社区转向现代组织、社会行动由依附性转向自主性、价值观念由封建转向民主的社会变迁过程,与现代化概念并无本质区别。在欧美国家,由于上述变迁过程起始于“圈地运动”引发的农民被迫进城,进而工商业资本尾随其后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数和量增长的客观后果,因而冠之以城市(镇)化之名。可见,在现代化理论中,城市(镇)扩张充其量也就是社会转型的“副产品”,并非刻意推进,更无城乡在价值判断上的高下之别。

在政策层面,城镇化主要出于解决城乡关系失衡问题的考虑。城乡关系失衡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现代化过程中为大多数国家所普遍经历。城乡关系失衡的普遍形式是城乡二元结构,只不过在中国由于社会政治体制、迟发展效应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呈现为二元结构,另外还附加了二元体制,形成独特的中国城乡关系样态:中心(城市)——边缘(乡村)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只是城、乡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还体现在城、乡居民社会空间上的分殊:城、乡居民存在政治权力、社会福利差别。由于受城市中心主义庇护,城市愈显强势,成为先进文明的化身;而乡村则愈显颓势,进而被污名化——落后、贫困是贴在乡村文明身上的固定标签。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城乡是一个连续统,城市和乡村构成连续统的两极。城乡连续统是指由城、乡两极构成的社会系统,两极之间包含诸多节点,例如都市——大城市——中小城市——集镇——基层集市——村落社区等。其中每个节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既有城市性,又有乡村性,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城乡关系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两个互动主体基础上的。失去其中任何一个,城乡关系将无从谈起。

城乡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主体性的消解。鉴于当前农村普遍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结构,“村”已不“村”。失去“乡村”一极,“以城带乡”,“乡”在何处?事实上解构了城乡关系。乡村一极主体的缺席,导致城乡关系由一个“城—乡连续统”转变成“中心—边缘”结构。我们认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其首要任务就是重构乡村的主体性。乡村的主体性必须有载体,其社会结构基础是什么?唯有社区堪当此任。社区是建构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基本路径。而集市社区作为城—乡连续统之间的节点,恰好可以发挥勾联城市社区和村落社区的桥梁作用。商品流通、政策贯彻、科技辐射、文化传播都以此为节点实现城乡互动。

以府城镇集市社区案例来看,无论社区集市中心空间是否发生位移,都是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存在,因应市场化进程,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功能,促进社区发展。尤其是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集市社区作为城乡社区的节点,并非一定要转变成城市社区,而是作为社区的独特类型发挥其桥梁作用,具有历久弥新的社会建构价值。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小城镇研究继续前进//小城镇,新开拓(第2集).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 [2] 克里斯塔勒.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 常正文,王兴中,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3] Smith C A. Economics of marketing systems: models from economic ge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4 (3): 167-201.
- [4]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史建云,徐秀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5] 李远行. 从社区走向组织——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的结构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3)
- [6]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 方益萍,何晓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7] 蔡禾. 社区概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8] 黎熙元. 现代社区概论.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 [9] 孙立平. 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 社会科学论坛,2004(1)

The Market Center Space Displacement and the Market Community Development

——Take Fucheng Town of Gu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Yuanxing Wei Xinglin Wang Rumin

Abstract The market community is a Rural and urban continuum in the transition and the intermediary's community. It is a node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As the brid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h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life.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e market community can cover areas including economy, politic and administration, and culture respectively. The market community center space displacement is on response to the marketization and the market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and old markets' economical, administra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Fucheng Town, Guangxi Provinc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existing in the market center space displacement, and to reflect on the hot discussed theory of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Market community; Space displacement; Rural and urban continuum; 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陈世栋)